

老家夏日

■ 高鸿

酷暑难耐,回乡下老家乘凉。我家院子里有几架连片的葛藤成了气候,秀一地幽静,洒一地清凉,与四周的花草树木错落有致。每天的清晨和傍晚,是葛藤林最热闹的时候。村里的老人和孩子,提上小凳子或是小草席,往树下的草地上一放,人就一点一点蹭到葛藤架的浓荫里,或坐或卧,惬意至极。蝉是伏天的使者,蝉鸣叫、伏天到,蝉声足以代表盛夏,没有蝉声的树林是寂寞的,没有蝉声的夏日是孤单的。夏日,在乡下老家陪老人听蝉,蝉声虽聒噪,却也有几分韵味。日落西山,暑气渐渐消退。一股股凉风从湿润的河道吹来,拂去了白天的闷和闹,大人们在溪边、桥头乘凉闲谩。夏夜是生命活跃的田野。月上柳梢,清逸缥缈,远望去,皎皎如

画。萤火虫从潮湿的草丛中飞了出来,浑身发着光,一闪一闪地翩翩起舞,像一个个在黑夜中移动的小灯笼。渐渐地,萤火虫越聚越多,像满天的星星一样眨着眼睛,发出朦胧的泛绿的光。小孩子们忙着去捉萤火虫玩,欢笑声落一河滩。河边的杨柳树上仿佛嵌满了彩灯,溪水都变得忽明忽暗,光闪闪的。忙碌了一整天的村庄,夜色四起,静谧而安详。暮色渐落,田野总响起此起彼伏的蛙鸣,一种亲切的感觉顿时涌上心间。只是母亲已故,父亲形单影只,坐在黄昏的藤椅上,凝眸闰六月流水落花。夏夜,温柔的月光洒了一地,蛙声起伏,起承转合,“淹没”了村庄。青石小道旁,田间水沟里,微风起处,蛙声不绝,腾宕回旋。雨后浅浅

的池塘里,蛙声如潮。蛙声浸染着野花的清香,披着皎月的光辉,越过阡陌大地,怀着对丰收的期盼,和着大地的脉搏,彻夜地歌唱,不知疲倦,宛若洒脱的田园诗人挥动文思,凝成华丽篇章。夏季的乡村,最不招人待见的是蚊子。家家户户房前屋后多闲地,地里多沟渠,沟渠里多积水,因此蚊蝇滋生。记得课本上有清代沈复《童趣》文字:“夏蚊成雷,私拟作群鹤舞于空中,心之所向,则或千或百,果然鹤也;昂首观之,项为之强。又留蚊于素帐中,徐喷以烟,使之冲烟而飞鸣,作青云白鹤观,果如鹤唳云端,为之怡然称快。”乡下的蚊子个头小,胆小,但叮人下嘴狠,常扰得人不得安生。无奈之中,只好盼望秋天的到来。七月毛桃八月楂,九月板栗笑

哈哈。夏日里的水果灿烂,是饭前饭后一道美景,好吃的东西要洗净可不要贪嘴哟。核桃本名胡桃,是西汉时由博望侯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先在京都长安栽培,条件不宜,后移植商洛山中,生长茂密,挂果累累。商洛有“核桃之乡”的美誉,这里的核桃个头不算大,皮薄仁饱、味美醇香、回味悠长。小时候,一到暑假,我们就找来一个大号洋铁钉子,做一把核桃刀,躲一偏僻的山沟,摘一兜鲜果,坐在小溪边,找块青石头,用核桃刀旋去青皮,取出果仁,剥去白衣,将鲜嫩的果仁放到嘴里细品,香甜浸入每一处毛孔。一窗明月,家人围坐,三四碟时令小菜,几瓶啤酒,半夜家长里短,听取蛙声一片,老家夏夜颇显恬静。

于山水间觅人间真情

■ 刘增锋

在文学那广袤无垠、繁星闪烁的浩瀚苍穹之中,总有一些佳作,宛如熠熠生辉的璀璨星辰,散发着令人着迷的光芒。徐祯霞的散文集《牛背梁上望长安》,无疑就是这样一部闪耀着独特魅力和光芒的作品。它以入微至深的笔触,以及真挚醇厚、深沉动人的情感,精心勾勒出牛背梁的山水长轴画卷与丰富的人文脉络,引领读者踏入一场触动灵魂深处的奇妙旅程。我与徐祯霞的相识,缘起一场采访活动。那时,我在西安的一家报社担任编辑,因工作所需,前往柞水出差。在朋友的引荐下,我有幸结识了徐祯霞。彼时,她的作品尚未声名远扬,但她对文字的那份执着与热爱,令我深感敬佩。我们相谈甚欢,从写作技巧与感悟,到生活的点滴琐碎,再到家长里短的话题,无所不聊。她的人生经历犹如一幅丰富多彩的画卷,深深打动了我;而她笔下流淌出的文字,更是如同一股股清泉,滋润心田,让我深深为之折服。

《牛背梁上望长安》是徐祯霞的第八本著作。而她与牛背梁的缘分,宛如命中注定般深厚而奇妙。牛背梁于徐祯霞而言,绝不仅仅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山水那般简单,它更是滋养其文学创作的肥沃土壤,是灵感的无尽源泉。她以故乡为圆心,以文字为半径,精心编织出一个充满温暖与诗意的世界。在这部作品中,她对牛背梁的山山水水倾注了满腔深情。这份情感并非凭空而生,而是源自她多年来对家乡细致入微的观察,以及生活中点点滴滴的沉淀与积累。每一处对山水的描绘,每一次对风土人情的讲述,都饱含着她对家乡深深的热爱与眷恋。

在徐祯霞的笔下,牛背梁的一草一木仿佛都被赋予了生命的灵性,一石一溪也都蕴含着无尽的深情厚意。她写道:“秋天的牛背梁就像是水墨大师用多彩的画笔画出的了一幅巨大山水画卷,浓墨重彩地铺陈在我们的面前,红的、黄的、绿的,深深浅浅的颜色交织在一起,五彩斑斓,缤纷美丽。”仅仅数语,牛背梁那如诗如画的美丽秋景便鲜活地跃然纸上。徐祯霞正是凭借这种生动形象且极具感染力的描写手法,让那些从未涉足牛背梁的读者,也仿佛身临其境,真切地感受到这片山水独特的迷人魅力。

《牛背梁上望长安》不仅仅是一本单纯描绘家乡的散文集,它更是徐祯霞对故乡、对大自然深情款款的告白书,是她对传统文化坚守与传承的有力见证。这部作品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一方水土如何以其独特的魅力孕育出别具一格的文学风貌,一位作家又是怎样从自己深爱的家乡汲取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它启示着我们,无论我们身处何方,无论岁月如何流转,家乡永远是我们心灵的最终归处,是创作灵感的不竭源泉。只要我们怀揣一颗细腻且热爱生活的心,用心去感受身边的一切,用文字去抒写生活的美好与感动,那么即使是平凡的生活琐事,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家乡土地,也能绽放出令人回味无穷的文学之花。

母亲与燕子

■ 钟瑞华

老屋的房梁上,又传来燕子衔泥的声响。母亲放下手中的针线,抬起布满皱纹的脸,眼里荡漾着温柔的笑意。“燕子归巢了!”她轻声说,仿佛怕惊扰了这些远道而来的小客人。记得小时候,每到春天,母亲都会站在凳子上,把老屋房梁上的旧燕子窝清理干净。我不解地问:“妈,留着这些旧燕子窝,燕子回来就有现成的家,干吗要清理掉呢?”母亲说:“燕子窝是用泥做的,时间长已经开裂了,孵蛋时容易塌。”清理完旧燕子窝后,母亲又在房梁钉上新的竹格栅,方便燕子筑新巢。燕子筑巢时,总是一口一口衔来湿润的泥土,混着细碎的草茎,一点点垒成碗状的巢。它们忙碌的身影在房梁间穿梭,有时泥土会掉下来,但母亲从不生气,反而笑着说:“燕子是懂得感恩的,来我们这筑巢是件大喜事,说明我们家和睦。”母亲还会特意在院子里放一盆清水,供燕子取用。“燕子筑巢不易,我们能帮就帮一点。”每当小燕孵出的时

候,燕妈妈总会衔半个蛋壳放在餐桌上或者堂屋的地上,仿佛是感谢我们的照顾。民间流传着“燕儿来,要发财;燕儿走,要讨口”的俗语。母亲时常叮嘱我们:“燕子是吉祥的小精灵,不要随便惊扰它们。”她会在堂屋的方桌上铺一层旧报纸,接住燕子掉落的泥点和羽毛。有时,雏燕学飞,跌落在院子的大石头上,母亲发现后,便小心翼翼地捧起那团颤抖的绒毛,把它们送回巢中。母亲说,燕子记性好,今年住得舒坦,明年还会回来。她不许我们在堂屋里追逐打闹,怕打扰了燕子的清梦。每天清晨,母亲起床打开窗户,燕子们便欢呼着飞出去觅食。傍晚,母亲总要望一眼房梁,看看燕子一家老小是否平安归来。小燕叽叽、大燕喳喳,给家里增添了许多热闹。“燕子比人还守时,天一亮就出去觅食,太阳落山前必定归巢。”母亲总以燕子为例,教导我们做人做事要守时守信。那年夏天,一只雏燕病恹恹地趴在巢边。母亲用竹篮做了个临时的窝,垫上一层



图片由AI生成

柔软的棉花,每天用温水泡小米喂它。我常看见母亲蹲在竹篮边,轻声细语地跟小燕子说话,仿佛在哄一个生病的孩子。“妈,您对燕子比对我们还上心。”我半开玩笑地说。母亲摸着我的头笑了:“傻孩子,燕子也是生命啊,你们看,它们知道我们待它好,年年都回来。”她顿了顿,接着说:“做人要保持一颗善良的心,哪怕是对一只小鸟。”母亲不仅对燕子慈爱,对邻里

也是如此,谁家有了难处,她总是第一个伸出援手。这种与人为善的家风,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每当看见燕子掠过天际,我总会想起当年母亲仰望房梁时的情景。那些年,她用最朴素的方式,教会我们敬畏生命、善待他人。窗外的雨淅淅沥沥地下着,那些与燕子相伴的岁月,那些母亲言传身教的点点滴滴,都化作雨丝,滋润着我的心田。

夏日山谷小溪

■ 潘朝红

故乡的山谷里有一条小溪,童年的夏天,我和村里的小伙伴常常流连在那里,它带给我许多难忘的回忆。小溪不大,从东边的山沟里蜿蜒过来,小溪宽宽窄窄,深深浅浅,浅的地方只没过脚,垫几块石头就可到达对岸。深的地方形成一个小瀑布,哗哗的水流在上面,幽深的大潭在下面,不过说是深,也仅一米左右。去溪边玩,我们俗称“下河”。暑假炎热的午后,我和小伙伴们隔三差五地就会下一次河。去的时候最惬意,都是下坡,一路奔跑就到了。抵达溪边,先找一处大潭落脚,男孩们迫不及待地跃入水中,尽情

嬉戏;女孩们则选择另一处,轻轻踏入水中,享受那清凉的触感。溪水如丝般滑过肌肤,浸润片刻,身上的暑气就全消了。等我们当够了“大鱼”玩够了水,就该惦记河里的小鱼和水下的螃蟹了。柳叶似的一群小鱼游来游去,男孩们举着他们做的鱼钩,盘腿坐在岸边。刚开始,鱼儿们还显得有些笨拙,见到食物便争相前来,但钓上几条后,它们便变得聪明起来,知道这是个陷阱,交头接耳散布消息后,就一群群游走了。我们则顺着上游继续寻找新的钓点,乐此不疲。哥哥他们钓鱼,我就在后面提个小桶守着战利品。也有按捺不住

的时候,我就提着竹篮跑到下游,按到溪水里前后捞,只是很难捞起一条两条。抓螃蟹也是,都是男孩子上前,翻起一块石头,伸手就摸。石头牵动水里的泥沙,会搅起一层浑浊,螃蟹就会趁机逃走。所以早出手,收获总是多一些。我们女孩胆小,害怕螃蟹那两个大钳子,只会学着男孩们的样子,小心翻起一块又一块石头,每当看到有螃蟹横着爬出,我就兴奋地喊叫他们,哥哥一回头,用手捏住它的壳,一只张牙舞爪的螃蟹就被我们收到桶中。提着鱼蟹回家的傍晚,总是又满足又兴奋。煎炸后的小鱼鲜嫩,螃蟹香脆,是全家人都爱的人间美味。

也曾想学着大人的模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于是,我们从家里偷偷拿了小钢筋锅,带着火柴“下河”。鱼汤没人会做,不过,旁边的山坡上有一种蔓藤,长出的叶子能吃,酸溜溜的,家乡都叫它“酸不溜”。我们摘一些酸不溜,在溪水里洗干净,放在锅里煮上半锅酸水喝着喝,也很有过日子的感觉。许多年过去,村里的人们大都搬离了这片故土,曾经的欢声笑语仿佛被岁月的风沙掩埋。听说那条小溪已经干涸,河床裸露在阳光下,曾经的清凉与生机已不复存在。但在我心中,那条小溪永远清澈流淌,关于它的记忆如同故乡的根,深深地扎在我的心田。